

赏风

□陈于晓

赏风去。秋风是熟透的风，一吹，枝头就金灿灿了。听风是一种心情，看风是一种意境。心中若有闲，时时处处可赏风。

乡间宁静，风是可以听的。微微的一点风，就会把窗户吹得嘎吱作响。风稍大一些，像有人在叩门，有时似乎还伴着隐隐的脚步声，但只是风在吹。篱外谁家不系船，风一吹，船就漂到别家门口去了。

都市喧嚣，风声常常被淹没，城里的风需要看。看风其实很容易，风摇动树叶和草叶，风就是树叶和草叶；风吹动云朵，风就是云朵；风吹过水面，风就是涟漪，风一刮，涟漪一起，水面就波光粼粼了，因此，波光也是风的形象。

只有大风，无论在城里，还是在乡间，都可以听，都可以看，它呼呼地叫着，夏天带来哗啦啦的阵雨，冬日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。大风具有破坏力，人们通常不喜欢。人们喜欢的是和风、清风，是那种吹在身上让人感到一阵阵凉爽的风，这样的风才配得上“拂”字。比如，杨柳风拂在身上，只想想就心痒痒的。清风一拂，一朵莲花就开了。彼时，清风也现出娇羞的模样，在那一低头的温柔里。

在佛门净地，清风常会把庙宇吹成一粒粒的禅，把香火吹出禅意；在深山，清风常会和泉水、月光、虫鸣混在一起，渗透出林子的幽静；在街市的一角，清风会在一壶清茶中，轻轻漾着，片片茶叶像轻舟，出没在

风波里。

风有很多种颜色。海风是蓝色的，越往海的深处越蓝，白色的浪花瞬间就被蓝色吞没了，连水鸟的翅膀和船帆被风一吹，也带着点点的蓝。湖风半蓝半绿，蓝色代表辽阔，绿色则代表草木的郁郁葱葱。公园里的风是绿色的，蝴蝶和鸟儿飞着飞着就变成了绿叶。有的风是彩色的，当风吹动朝霞、晚霞，或者路过花园时，就披上了斑斓的衣裳。这时候的风，风姿绰约。

风起，树摇，风是个动词；风止，树静，风是个名词。

风把人家的炊烟，吹成袅娜的姿态，我说不清，此刻的风是名词还是动词？我最欣慰的是，风因此也有了炊烟温暖的气质。

人们常去采风，这说明风是可以采的。人们听风言风语，忙着捕风捉影，把一大堆叫风格、风情、风俗、风土，甚至叫风尘的风，不加辨别地一一采摘下来，放入行囊，回来再慢慢梳理，加工成诗词或者艺术。此时的风，便沉淀在作品中了。

风知冷暖，知农时，也知季节变换。时已入秋，风吹枝头，满枝的果子是满枝的诱惑。黄叶撒一地，我不扫，扫落叶的该是秋风。风从心上起，听风便是雨，雨下一阵，落下一地清爽和湿润。

金秋，风金黄。赏风去。好风在户外，也在字里行间，风吹落的一片片宁静、一片片淡泊，都在心上。

不想

□王太生

躺在竹榻上吹风，此时天气新凉，晚风拂面，皓月当窗，虫声渐远，什么也不想。

不想，就像一幅水墨小品留白，又像一个人自由地漂浮在水面。

一个人想很多，就会像一条满载的船，行驶起来反而吃力。

不想，是悠然于卧榻之上，看窗外云起，天高云淡，写几句闲诗、杂句。不想时，看风吹衣裳，望着皎洁的月亮，静若莲花。

人生有许多小雅之境，如饮酒微醉，不想；老澡堂里，头池烫脚丫，不想；一个人在早茶店吃面，不想。

饮酒微醉，大脑兴奋，心情愉悦，有些事就不想，就像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野喝酒，与一群樵夫勾肩搭背，乐而忘归。

老澡堂洗澡，头池烫脚丫，快乐似神仙。头池的水滚烫，澡堂里水汽氤氲，烫脚丫的人龇牙咧嘴，瞬间的疼痛刺激，带来浑身轻松，消除一天的疲惫。

一个人在早茶店吃面，面条细长，他挟着面，嚼着嘴，吹去面上滚烫的热气。此刻腹中饥，口中渴，早茶店里时光缱绻，没有什么比安静地吃一碗面更重要。

我们平时都想些什么？功名利禄？利益欲望，把人都想累了，有的人，少年白头。索性不想。

其实，要找到人生的快乐，还有许多“不想”。

旅途中看风景，不想。有些时间是可以用来浪费的。比如，从甲地到乙地，中间隔着一段距离，我不会像别人那样带一本书来打发时间，而是用来打瞌睡，待一觉醒来，那些曾经焦躁等待的目标，已被远远抛在身后。或者，一边坐车，一边看窗外的风景。这时候，山是静止的，成了水中的黛色倒影，夏山如滴，秋山如妆。有一次，从厦门到南京，我一直盯着窗外，看沿途沟壑村落，看到一只鹭鸶，单腿独立，久久地站在水边。

柳树下乘凉，不想。午后柳树荫下，遥见一古代僧人，曲臂做枕，跷脚支腿，在如瀑大柳树下袒露着肚皮，仰面朝天，沉沉而睡。

抱月而眠，不想。人到中年，我的睡眠时好时差。有月光的夜晚，四周静谧，要是能抱一轮明月入睡，该多好啊。这时候，即使白天丢了钱财，也懒得去想。

曲终人散，不想。朋友们刚刚离去，一弯新月如钩，桌上的茶还未凉，趁心情好、月色好，一个人沉浸在如薄荷般沁人心脾的水里。

抱一小儿，不想。小儿四肢胖如藕节，温软如玉。小儿咿呀学语，逗着你乐，还有什么烦心事要想？

宣纸上写字，不想。宣纸上写字，直抒胸臆，羊毫所至，墨色淋漓。

居家喝一碗粥，不想。傍晚回家，能够喝一碗香喷喷的米粥，咬得菜根香，闲事、琐事、分外事，不想。布衣质地的生活，背着手溜达。在乡下，见一农妇坐在门槛上，捧着碗喝粥，满足得什么也不想。

有个人，在外面受了委屈，郁郁寡欢。别人问他，此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他说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想回家好好睡一觉。

不想，方能领略生活之妙。



听风 苗青 摄

小坐

□张金剛

小坐，随便坐坐，稍坐片刻，听来便格外喜欢。

生活中，有些时光，真的就是用来小坐的。

小坐，常因茶而起。寻一间茶社，最好有僻静的小院，石板铺路，荷舞竹斜；有古朴的门窗，推掩无声；有实木的桌凳，厚重光润、简洁舒适；有漂亮的茶具，精美、雅致；再配以书籍装点，古乐萦绕，茶点佐饮……这当是一人、两人、数人小坐的绝佳一隅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在新茶、陈茶茶香弥漫间，与自己对话问心，与爱人相看不厌，与知己低语言欢，不觉怠慢了时光。

常爱一个人爬山。累了，便随意小坐一会儿。爱小坐于山巅，看眼前群山莽莽，征服之感油然而生。此时，发觉平日焦灼、芜杂，皆不过如山间浮云，心胸顿时开阔起来。

身处闹市，我愿在周末的午后，小坐于街头棋牌摊前，看一群中年人因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，看一帮老伙计慢条斯理地将一把扑克牌在手里捏来捻去。我愿在炎炎夏夜，小坐于老城区戏迷小院的石榴树下，看几位叔叔阿姨伴着悠悠丝竹，沉浸在戏曲小段的角色里，忘了自己。我愿在飘雪的黄昏，小坐于有落地玻璃窗的火锅店，看室内热气蒸腾、室外雪花纷飞，三五好友推杯换盏，醉意阑珊。

小坐隐于市，体验走心的慢生活，生活便真的慢了下来。

回到故乡，我愿小坐在村中的老街巷，碰触那斑驳的老墙、光滑的石碾，仰望那高高的老槐树，风过槐花飘落，抖落无数童年往事。我愿小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看父母上上下下，想起我们兄弟几个在台阶上走过的童年，偶有村里的小弟弟爬上石阶，一如当年的我。我愿小坐在田野的石头上，听蛙声聒噪，看繁星点点，偶有萤火虫飞舞左右，如置身童话世界，哼唱起那段优美的《虫儿飞》。

小坐隐于野，让我不忘初心。

在俗事纷扰中，是极需辟出一段时光，用于小坐的。当疲惫时，何不小坐于楼顶，让倦意随风而去；当无依时，何不小坐于家中客厅，与亲人对话，家的温暖会让飘忽的心安定下来；当怨恨时，何不小坐于建筑工地外，看民工师傅在脚手架上，顶着烈日攀上攀下、高空作业，浮躁的心定会瞬间落地，踏实前行；当收获时，何不小坐于田间，那颗粒饱满、低垂的谷穗，会让自己明白越是努力想得到时更应该低调做人的道理。

小坐，真的能让心静下来，塑造一个睿智、纯粹的自我。

小坐，是生活的必需，也是必需的生活。故而，我突发奇想，开一家融品茶、读书、听音乐、喝咖啡于一体的小店，营造一个静谧、素雅、舒适的所在，店名就唤“小坐”。那时，欢迎有闲情雅致的朋友，抽空到“小坐”小坐小坐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